

▲刘国强 散文作品

爱在美人松林

从天上俯视，一大片绿伞状的树冠像跳新疆舞那样抖动着肩膀，尽兴狂欢；从侧面看，仿佛仪仗队员听到集结号快速从四面八方跑来列队，威风凛凛；近前观赏，所有人都会发出连声惊叹，树干又高又直，向天而歌，个个面颊红润，身材秀逸。它们拥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名字——美人松。

世界上共有80多种松树，中国吉林长白山的“美人松”是松树中的“大熊猫”。在总面积109.29公顷的长白山二道白河镇的“美人松公园”，居然有352棵百岁以上的美人松。

美人松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美人松因为高颜值声名远播，她们的祖先选遍整个地球，以君临天下的豪横气势，最终定居在长白山北坡和二道白河镇附近。

入住二道白河镇金水鹤酒店，酒店对面的美人松林，便成了我魂牵梦绕的“打卡地”。令我欣喜的是，美人松不仅外貌美艳，还内外兼修，怀揣满满的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这片环山“掌心”上建立了林业局，从五湖四海奔来的南腔北调、互不相识，却异口同声打出保护牌，“地皮再紧张也要把这片原始美人松林保留下来”。此后，建公社、建镇、成立管委会，单位和人员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人们对美人松的爱……

美人松族群每位家庭成员都有户口、身份证号码，而且还有姓氏。美人松林里不时出现一座宽数米、高两米多、如人而立的美石雕塑，每块石头中央都刻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号行书体姓氏，姓氏周边刻有小篆体的红色的福、禄、寿字。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中国百家姓所有的姓氏，在这里都能找到。百家姓雕塑成为美人松林的新居民，既是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是在仰面呼应美人松，成为美人松与人、人与人拉手、心相依的友好介质。

所有时尚的东西都会有会落伍的一天，而爱，是永远的刚需。美人松林弥漫的爱很快感染了我。

在一片空地上，我看见如美人松一样漂亮的师徒二人，身穿白衣白裤，正在习武。师傅不厌其烦，一招一式剑啸长空，柔美中内含阳刚。女徒弟脑后的马尾辫一甩一甩，剑随心舞。

在另一块空地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教孩子走路。母亲松开手，孩子眸惊身摇，不敢迈步。母亲紧牵其手，循循善诱，松开手，孩子还是不敢迈步。我预料孩子很快会突破瓶颈，想多看一会儿，又怕打扰人家，赶紧离开。

有爱在，袖里藏乾坤。

在方圆半平方米大小的矮草地上，我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几只不足两厘米长的虫子，正在上演“战地救护”大戏。一只身材比蜻蜓肚腹还短还细的健壮的虫子，心怀重新燃旺生命之火的远大理想，在给同类生病的虫子送食物，它把芝麻粒儿大小的食物放在病虫的身边，又推到同伴的嘴边。

已经失去力气的病虫半卧着，只有前爪微微蠕动，以此与同伴呼

应。虫子居然这样爱心满满，我的心弦也被拨动了。

我离开后仍牵挂它们，希望得到爱心救助的病虫尽快恢复体力，重拾健康。我走一圈后特意绕道回来，却见到令我更加震撼的情景，爱心虫子纷至沓来，病虫前边堆满了食物，有蚂蚁躯干、小壳虫、蚂蚱腿，病虫依然半卧，刚才那几只蠕动的前爪已经静止、伸直。

病虫四周围了二三十只同族伙伴，有的仍然在送食物，有的用前爪把食物推送到病虫近前，有的半立半卧似在祈祷。后边的矮个儿少年虫入戏太深，又羞于向前挤，便提起前爪如人而立，伸脖子仰面向前看……

我猜不出它们是为病虫开集体会议，各献良策，商讨救治方案，还是跟病虫做最后的告别。我弯腰仔细观察，看不出它们是否有喜怒哀乐的表情，也看不到它们是否流泪。但我相信，它们在点燃爱心之火。它们的肢体语言无时无刻不擦出爱的火花。

哦，这些小小的虫子，各个都有幅员辽阔的大爱胸怀！

2024年7月14日早晨，我正在美人松林中沉醉，一位身着红衣、蓝色牛仔裤的中年男人在林中快速地跑来跑去，用手机拍摄林中的百家姓雕塑。他是山东滨州市人，姓王。他那满格电一样的激情特有代入感。他说：“我宁可改签机票，也要把百家姓雕塑拍完！”

野草像水一样溅出来，四下流淌。

美人松林植被茂盛，每位窈窕的高高的美人松都穿着“蒿草绿裙”，百家姓雕塑毫无规则地排列其中，近的相距几十米，远的相距百余米，很不好找。

“红衣男”必须从蒿草丛中走过去，来到美人松百家姓雕塑前。晨露把浅蓝色的裤子变成深蓝色，红衣前襟沾着蛛丝和叶片，脑门上挂满汗珠，他仍乐此不疲，笑声朗朗……

可是，要在109.29公顷美人松林里集齐百家姓雕塑，仿若大海捞针。

“红衣男”越拍越兴奋，每拍下一个姓氏的雕塑，会第一时间发给相同姓氏的朋友。他说：“祝福他们，他们会高兴。”

我受他的感染，也想把“刘”字拍下来。“红衣男”爽快地说：“你跟我走，我给你找‘刘’字，那边还有很多，来吧来吧，走快点儿哟！”

见我一心只找自己的姓，“红衣男”说：“别光拍自己的姓，全拍才有大爱，有大爱才舒服！有大爱才幸福哟！”

“红衣男”一路小跑边拍边发。他的手机“嘟嘟嘟”响个不停，他给对方发语音消息：“叔，我给你发去祝福了，赶紧看看！”“老弟，把照片保存起来，有福禄寿呢！”“老同学，收到我的姓氏祝福，你会走好运的！”

碰到“莫”姓雕塑，我说，姓莫的人少。“红衣男”称：“多得很哟！我在广州有许多朋友姓莫。”

“嘟”的一声，这个“莫”字从

东北长白山二道白河镇美人松林出发，跨过无数崇山峻岭、大海飞到广州，“砰”的一声点燃爱的火焰！

“红衣男”本是山东大汉，说话粗门大嗓，脚步重锤砸地一样“咚咚”响，却有美人松的风采。他为了拍上公路两侧的百家姓雕塑，只好加快“进度条”，不停地横过马路，跑出“之”字形行动轨迹。我知道，他甘愿用自己脚下持续延伸的弯路，跑出通向大爱的直路。

老人行走的路线或直或弯，根据

一位白眉、白鬓、白须，脸庞红润的八旬老人自带光芒，也在传递爱心。他用富有离奇故事和历史传承的“北京平鞋”修掉沙土路上的“青春痘”。把路面上冒尖的石子“砰”的一声踢到路边，再用鞋底反复碾压，熨平“痘坑”。

老人行走的路线或直或弯，根据蓄意要“路人脚心”的石子埋伏位置而定。“砰”的一声，“砰”的又一声，尖石子乖乖就范，滚落路旁，几个“青春痘”刹那间香消玉殒。

我为老人的精准踢术和铲踢动作而吃惊，他不用脚尖踢，而是让鞋前脸微仰，用鞋后跟部分当前锋。这样既不会踢伤“北京平鞋”上精工装饰的鞋边，也不会踢伤脚，但难度和受伤的风险系数会成倍增加。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坐轮椅、拄拐杖甚至诀别、作古，老人居然破除传统观念，做起“年轻人”常做的高难动作。

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能驾驭这样“反常”的高难动作，我不相信他只是因为吸入了更多长白山的负氧离子，而是相信他心中爱的力量。借助负氧离子这块敲门砖，叩开爱的门，让他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经脉兴奋起来，才能最大限度调动每块骨骼和肌肉的潜能，有能力完成每一个踢石动作。这很了不起！因为我坚定地相信，微观才是事物和生命的本原。

人类的健康细胞质地，决定了健康维度和生命长度。而爱，则是它们的上游和源头。持续守住和建设这些上游和源头的人，必然会发现惊喜：一年四季春心荡漾。我宁愿相信这是爱触底“反弹”，一跃而成强悍的内生动力！我宁愿相信八旬老人练就一手怪异的踢石子绝活，是因为他胸膛里装有一部大爱的发动机。

告别老人，我看见一棵百岁美人松脚脖子扭伤，可能因此患了腰脱，人们用铁架支在它的躯干上，确保它在身歪体斜的姿态下，照样保持身体平衡，照样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照样巍然耸立。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做也让美人松多了一条腿，让它站立更稳，以应对风霜雨雪、酷热极寒的考验。即便美人松身体欠佳，也会受到人类的关爱，会削减更多美人松族群中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后顾之忧，让整个美人松族群看到希望。这种爱的力量也会感染、感动其他种群，鸟儿流连不走，松鼠在树上欢快地跳来跳去，把铁架当成锻炼特技的训练场。

这棵美人松被风刮歪，一半根

部拔起，上首斜着依傍、躺在邻居枝杈的怀里。邻居像个危难时大显身手的豪放派武士，昂首挺胸，勇敢地担起救援义务，不是一时一刻，而是一生一世。

美人松几乎棵棵笔直，向天而歌。这棵被邻居救援的美人松表达了内心的爱，它宁肯改变同族世代传承的“挺拔美”，甘愿以丑示人，也要在被托举的地方把头高高抬起，凑近“邻居”的脸倾诉感恩之情。我虽然听不见它在倾诉什么，但我知道，它在用我们人类做不到的方式，在生物界书写独有的大爱章节。

远远看去，在“邻居”碧绿色的披肩上，吊着一颗“大心脏”。近观才能看清，那是一对鸟夫妻的婚房。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方圆若干米距离，这是独门独户的爱巢。

我疑惑起来，为什么这对爱侣偏偏选择在此筑巢？我百思不得其解，又不能越俎代庖硬扣上“大爱”的帽子。但我仍然固执地相信，达尔文的学说参与了这对鸟夫妻的洞房选址，它们也像人类一样，仔细研究了周边环境风水后，才将爱巢定在这里。

此处其他无异，最大的环境和风水就是这对相依相偎的树。想想我就欣喜若狂，它们的后代从襁褓里出来看到的第一个风景，就是这两棵互相依存的树。相帮互爱的精神，会成为鸟后代的第一本幼教教材。

世界上不是缺少爱，而是缺少发现爱的眼睛。我眼前有一只受伤的绿首白身红尾鸟飞飞停停，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惊讶它为什么只飞十几米就择枝而栖。它似乎在呼唤同类，也似乎在给我当免费向导。

距它六七米远时，我才看清它的左脚与小腿相连处绑了个白绷带，白绷带上有渗出的血迹。我的心弦又一次被拨动，我身上的血液也猛然上升！这分明是被人救助后又放生的鸟儿！我很想知道，是哪双手，用寄托在白绷带上的爱放飞了爱心？是姑娘、小伙，还是少妇？是老人、孩子，还是小学生？这只漂亮得堪称“惊艳”的鸟儿经历了怎样九死一生的劫难？

我又跟着它走了一段路，忽见它与它穿同样华美时装、唱同样“乡谣”的声音由远而近，眨眼间一只一模一样的鸟儿飞过来，二者共栖一枝，歪头晃脑，互诉衷肠。

突然，后者噤声静默、歪头盯着对谈伙伴左脚上的白绷带。那一刻我泪水盈盈，它的样子真诚，面呈疑惑。

我幡然醒悟：人类从小我出发，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若被爱意滋润以利他为尺，怎么会小肚鸡肠呢？为什么地上尽是阴影？因为你总是低着头。

我仅在金水鹤酒店住两宿，两天早晨到美人松林散步，只看到这个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公园的一点，相当于翻阅这部厚书的几页而已，便邂逅如上故事。如果我深耕细读身边的过往，如果我仔细体会身边无处不在的火热生活，还会发现和点燃多少拨动心弦的爱？



旧照片

郑周成

城市安静，梦里醒来
独自，翻看着一张老旧照片
母子相聚军营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那年冬天，雪花漫天
洒向冀中大地，城市的街巷
留下了您千里寻儿的身影
随哨兵走进营区，跃入您眼帘的
是那银装素裹的营房

营区，仿佛沉浸在银白色的海洋里
训练的战士
为雪海镶嵌上一抹国防绿
您环顾，伫立在风雪中的我们
那挺拔的军姿，展现着军人本色

母亲啊
伴随着嘹亮的口号声
我那颗期盼已久的心
早已飞到您的身旁
望见您，眼眶里渐渐湿润
牵挂、失控的泪水奔流不息

母亲啊，您离去数载
我脑海里满是思念与忧伤
我愿穿越时空，再伴您的左右
找寻，那份缺失许久的伟大母爱

一棵树

伊雪

它擎起来的不止是天空
还有飞鸟、雨水和雷电
还有我的梦。一朵云在伞里降雨
年轮、颜色与叶子开始退圈
生长和衰老的悖论
仍在一棵树上辩解
把一条河流寄养在身体里
没有什么可以停止，它内部的波涛
每天，都随着流水漫溢
或许需要更多的流淌
才能将一棵树
将一个人的空白注满
当我一步一步走完春夏
再走进深秋
才发现一棵树的守望
不仅仅是靠近，还需要追赶
跋涉和攀登，流水只是
时间消耗掉的一部分
在你的绿荫下
我以仰望星空的前额朝向你
让我成为你，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为了接近你的高度
每一天，我都在努力”

古体诗三首

以诗为偶

春江晓色

清波漂白沙鸥羽，旭日涂红两岸芳。
渔父乘曦谋奸计，捞起春风十万香。

幽兰

不是喜离群，平生厌世纷。
幽香身自带，何惧寡人闻。

修竹

篴篴房椽处，笙箫与墨笺。
虚心还有节，俗雅入诗篇。

在尘世中，“向阳而生”是植根于灵魂深处的坚毅信念，是在生活的千锤百炼中熠熠生辉的无畏力量。

当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暗夜如墨，那一丝对光明与温暖的炽热向往，宛如星辰，执拗地洞穿深沉的黑暗，为疲惫的心灵指引前行的方向。“向阳而生”是那破岩而立的青松，在呼啸的狂风与陡峭的山崖之上，坚定不移地傲然挺立，只为拥抱那峰峦叠翠影间的第一缕朝晖；“向阳而生”是那破冰而出的睡莲，在寒冷的冰湖与孤寂的泥沼之中，坚韧不拔地舒展身姿，只为亲吻那拂过水面的第一丝春风；“向阳而生”是那迎沙而立的胡杨，在炽热的骄阳与荒芜的大漠之中，矢志不渝地扎根、守望，只为沐浴那穿越

千年风沙的第一缕月华。

你看那幽兰，在寂静的深谷里，没有熙攘的蜂蝶，没有绚烂的霓虹，唯有那每日从叶间漏下的几缕光。然而，它却稳稳抓住这生长的机遇，以淡雅的花朵和细长的枝丫，傲然散发着迷人的清香。花朵上那亮晶晶的晨露，恰似它在落寞中坚守的辛酸，折射出的是它对远方不懈追求的信念。它虽幽微，却不畏孤寂。

你看那荒岛，在浩渺无垠的汪洋上，没有广袤的陆地，没有茂密的森林，仅有那不时从云间洒下的几束光线。然而，它却用粗糙的礁石和稀疏的植被，毅然展现着独特的生机、活力。沙滩上那闪烁的沙砾，反射出的是它对繁华执着、坚守的梦想。它虽

孤而小，却不惧孤凉。

你看那小树，在崎岖、荒芜的山岭上，没有肥沃的泥土，没有人的呵护，仅有那偶尔从天空飘落的几点雨露。然而，它却死死抓住这存活的可能，以稀疏的枝丫和稚嫩树干，决然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树干上那斑驳的痕迹，倘若它在艰难中坚守的痛与伤，透射出的是对未来不屈不挠的憧憬。它虽弱小，却不怕困苦。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又何尝不是时常在风雨中穿梭，在阴霾下徘徊。学业的压力犹如沉甸甸的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事业的挫折似荆棘丛生的险途，让前行者步履蹒跚；生活的困境如深不见底的泥潭，一点点吞噬着希望与勇气。但是，

向阳而生

冯瑞涛